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九

舉官

虞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之有德必舉事以為驗　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寛弘莊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亂治也擾而毅擾順也毅果也直而溫簡而廉性簡易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嚴敬其身行六德可為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校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

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統之然三代兩漢之時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實原其法意之詳於士者入舉士門詳於官者入舉官門然大槩未嘗各自立法如後世之為也故所紀多互見必參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强兵為務仕進之塗唯闢田與勝敵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榮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行義及年有而不言覺免詳見舉士門

景帝詔曰有市籍貲多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算得官詳及注見貲選門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

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禄勲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禄勲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歳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

絶國者

先公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說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怪乎詔下而無有應舉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寖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按西都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則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

之法也

成帝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

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隷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召見辟舉門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

材四行四行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

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

八奏四科補賦決

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敇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别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隷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敇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

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三公也其簡敘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中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名之才而

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令陳忠之説如彼而郎顗之説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

人則皆不免徇私茍欲徇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疎矣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汚也

桓帝時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禁網益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坐留閡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限以末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强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黄琬為五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禄勲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禄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

為茂材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謡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名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㨿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坐免官禁錮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見舉士門

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

資敘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祇已為廣漢郡守

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吳郡暨艷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艷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艷用私情虧公法艷坐自殺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惡於是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帝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

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

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

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征尚書郡守皆然夫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毁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毁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詳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進身

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

齊王嘉平初夏侯元請使官長各考其屬能否而中正則惟考行跡詳見舉士門

晉武帝泰始七年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又令舉守令之才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

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濤為吏部尚書再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
在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
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
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
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
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
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政
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

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

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審有可參舉

者不

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

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

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

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戎與時卷舒自
經典選未甞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户調門選
而已
王戎有人倫鑒識甞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
寶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
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
縄縄初六反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
戎戎輒託疾不之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

此

按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是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鑒巨源啟事中所處分者内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後進小吏也蓋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鑒識且其所權衡不過么麽微官所謂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

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葉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毋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此語足以箴後來之失然後來之大臣苟非作姦擅權固位植黨者其於用人亦不過謹

守資格以為寡過之地毋以異於吏部之銓衡如蕭何之以大將舉韓信狄仁傑之以宰相舉張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漸敝中正任久愛憎由己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

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詳見舉士門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

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别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宋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懐自此以上故宜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于木美之小字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宗黄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疏曰欲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

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悅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照難原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

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罕有

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黷無復廉耻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顏竣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

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賔客喧訴甞歡
笑荅之人言顔竣嗔而子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按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
舉士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别其賢否次則吏部司
其升沉而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
亦深故賈充與任愷爭權則啓令其典選俾之易
生間隙蔡廓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塞之地葢非
精於裁鑒者不能稱其任而恬於權勢者多不樂

居其位也

齊因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詳見舉士門

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淵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詳見舉士門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

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貫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黄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敕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

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令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彛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彛倫仍不才舉

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郭祚為吏部尚書特挈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

是事頗為稽滯每招怨讟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稱職士論歸之

孝文勵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見考課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詔澄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

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

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

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文無虧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鑒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

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兹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敕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彜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武夫憤怒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彜第殺其父子詔斬其兇强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

張彜既死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

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貽書規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

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兾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葉氏曰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内官四年為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歴抑新進援滞淹故為

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沈塗考任無復止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林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削去本旨已為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

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来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

舉由來所輕貫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才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

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年為敘
薛琡為吏部郎中上言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
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
何謂銓衡請積勞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
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
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
勞不報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東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

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還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内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

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

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録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露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内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

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

大者

水心葉氏曰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

走一時材用以赴功名自不係君德也銓敘羣彥

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

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

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

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録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選曹銓敘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

生處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目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

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惟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
道衡陸彦師等甄别物類頗爲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
道衡皆除名
沈旣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
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
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
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
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故難明斥其惡而强擠

也暨豔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隧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勲官

並不得授文官職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敕選部門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遠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見此三千餘人皆忩睢嵬瑣之流耳委

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於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瘝曠之員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唯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悠睢䦆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貢生臣江長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十

舉官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

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於省過其時者不敘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為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乖錯隱幸者駁放之非隱幸則不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

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從四

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期親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親從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緦麻皇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皇太子妃期親從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屬降二階敘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

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内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内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勲官五品以上子從九品下敘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

以上子降一等勲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
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
第從八品上中下第從八品下明經上上第從八品下
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
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弘文崇文館
生及第亦如之應入五品者以閒書算學生從九品下
敘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
以上親一家聽二人選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書

門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書等子孫并姪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選京官職事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官從三品中書黄門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帶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蔭一人凡勲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敘六品而下遞降一階驍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敘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

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給記階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凡千牛備身備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子為之六考為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為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武選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勲官

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為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資二歲第四等納資三歲納已復試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資遭喪免資無故不輸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捉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其視品國官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

過而增損之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員有司移符州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續食猶辭不行至則授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

舊制内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制三公小則綜覈品流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

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為之典自貞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之廢置予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門下兼同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靈武強寇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

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並臨軒冊授其職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朝堂冊訖皆拜廟冊用竹簡書用漆　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名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　唐取人之路蓋多矣方其盛時著於令者納課品子萬

人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太史歴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醫藥童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備身八十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齋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諸折衝府錄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乘每府三十二人親事帳内萬人集賢院御書手百人史館典

書楷書四十一人尚藥童三十人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史六千餘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門户而諸司主録以成官及州縣佐史未敘者不在焉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會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

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太宗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官中書門下奏常參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員及額内得替者並停薦其使下郎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

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勲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敕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者宜令諸司尚書左

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并舉主姓名録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按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亦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

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護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李敬元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姓歷改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讁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然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

遺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之意而吏求貨賄出入升降
黄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歳積謹約在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

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餘人應須數外恒餘兩倍又比來放選者見停亦千餘人更復年别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釐革

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為政之弊

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奬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謡又以鄧元挺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李嶠為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給俸祿使釐務至與正官相毆者又有檢校敕攝判知之官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内外盈溢無廳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又以鄭愔為侍郎大納貨賂選人留者甚衆至逆用三年員闕而綱紀大潰韋氏敗始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悉奏罷斜封官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

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等罷殿中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積於下必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斜封别敕官

玄宗即位勵精為治制凡官不歷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輕矣其後戶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蘇

𩓣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𩓣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尚書侍郎皆不聞議者以為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

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

按自漢董仲舒對策以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嘗專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頴以出遂至遭迴宋蕭二公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傳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

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
以此自詭故也昔熙寧間東坡公擬進士御試策
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
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
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強而
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
韓信豈有法之可傳者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短於
知人故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故終身

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

然則後之論者雖君相之用人猶以循規矩蹈繩
墨為主則知人之事固難以責之吏部尚書也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
郎宋遥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遥晉卿欲
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為
之首羣議沸騰安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
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遥晉卿
等皆坐貶官

天寶九載敕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尤難獎擢自今已後簡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畿望緊上中每等爲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事緣朝要子弟中有未歷望畿縣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

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

部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虢國姊妹垂簾觀之或有老醜

者指名以為笑士大夫遭詬恥故事兵吏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國忠顧謂簾中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選格寛嚴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

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詳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禄者自裴光庭作循資格謂之聖書至楊國忠任情廢法而選法始大壞然以韓文公之才猶三選無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張建封之辟然後得禄蓋嚴

則賢愚同滯寛則賢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肅宗即位於靈武以崔渙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

代宗大歷六年元載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所駮故也

先公曰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駮正也然近世廟堂除官超資越格惟意所為有司亦曷嘗敢問是唐之法令猶存耳

肅代以後兵興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德宗時試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禄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臣以為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

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茍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葢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故當時

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
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
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敝矣不可以坐守
刓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
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
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
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
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

之聖王明目達聰遜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非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簡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

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部選集在神龍景龍
則紊在開元天寶則理當其時久承升平御以法術
慶賞不軼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
況以此時用辟名之法則理不益久乎天子雖嘉其
言而重於改作訖不能用
既濟選舉雜議十條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
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
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

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名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荅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

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案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狥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

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猥至文簿紛雜吏因得以為姦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懲其弊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歲以為常是時河西隴右沒於虜河南

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減天寶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帝初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贅疏言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狥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漢制

其州郡佐史自長吏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所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

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曁於國初採擇庶官多
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
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
啟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羡
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荅云黄
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
黄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畫合
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

勑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勑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刋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

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陵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廢乎人無滯用朝

不之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
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
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奬
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
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
書之内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
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襃升亟失則黜
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

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仕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謹

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懲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遜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茍無其才孰敢當任茍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洪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虛不

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考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説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敎之談無陰邪害善之説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

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而用之旋聞横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横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常必由之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

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輾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

私薦易明敫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其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

委任長官謹簡僚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闒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令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

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則杜絶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賔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事不踰者然後人主將任之則海内

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選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茍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徵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

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懲舊説伏慮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洪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寵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

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才真賢故當時有杷推盌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璟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事見則天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寳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猜忌用人太精東省閑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則天舉用之法傷

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茍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茍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

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𤼵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謹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

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敕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謹具由歴狀樣乞委觀察使諸州府縣於界内應有出身以上合依様通狀發到所司攢勘即姦偽必露

究抑可明

貞元九年御史中丞韋正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又按選格銓狀自書試日書跡不同即駁放殿選違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闕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劉滋以前任吏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

削階

韓愈贈張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舉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

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
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騐
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
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
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
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說則知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
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

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
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
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
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
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秖合於禮部應舉有
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
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
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

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

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見考課門

楊於陵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為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歷南曹置簿相檢實

吏不能為姦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𡚁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張鷟有龍筋鳳髓判白樂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餘篇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

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貌體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按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士耳蓋雖

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幷每年冬薦等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闕即云闕某職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

奏即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藉不合便稱去職自今已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者不在冬薦限如其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然後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旨甲内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

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亦猶議事以制今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今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與詞鄭絪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較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其今年選格仍分明標出近例糞絶儌求時尚書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衆糾

按其事落下甲敕選人輩皆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敕

七年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為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觀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及自陳歷仕以來課績二條擇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第便以大

縣注擬如刺史所舉倂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參軍得上下考兼陟狀者許非時放選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使委中書門下奏聽進止所舉人中兩人善政一人犯贓亦得贖免其犯贓官永不齒錄從之

昭宗天祐元年敕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

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評曰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户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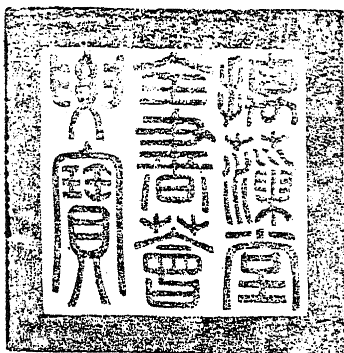
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事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

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衆内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懲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

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

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名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文獻通考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貢生臣江長鍠